

民国银号

司南◎著

MINGUO YINHAO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司南◎著

MINGUO YINHAO

民国银号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国银号 / 司南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396-6025-7

I. ①民… II. ①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6319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周 丽 装帧设计: 黄佳影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0316) 3653362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1.5 字数: 37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7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7
第四章	37
第五章	47
第六章	58
第七章	67
第八章	77
第九章	92
第十章	102
第十一章	111
第十二章	121
第十三章	130
第十四章	139
第十五章	148
第十六章	158
第十七章	172
第十八章	182
第十九章	192



第二十章	202
第二十一章	212
第二十二章	222
第二十三章	231
第二十四章	241
第二十五章	253
第二十六章	268
第二十七章	278
第二十八章	288
第二十九章	298
第三十章	309
第三十一章	321
尾 声	333



引子

打开地图，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自西向东，横亘中华腹地，如同一条脊梁。它西起昆仑山，途经阿尔金山、祁连山，沿六盘山直抵秦岭，而后向东延续，经大别山与东南低山丘陵逶迤相连。秦岭巴山就位于这条龙脉的中腰，在它的山脚下，就是孕育了周文化的关中大地，这里也是儒教的源头。踞关中而霸天下的秦，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影响至今犹存，即便在近代，陕北亦是新中国的摇篮，“西安事变”则成了全民族一抗战救国的玄机。关中这块热土就是如此神奇，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耐人寻味——

夕阳余晖，尽染川塬。百眼山泉从秦岭深处的沟沟壑壑汨汨溢出，悄然汇聚成一条河流，哗啦啦地流经关中平原长安县一个叫石马窝的村庄时，绕了一个优美的弧线，然后无声无息地注入颇富诗意的灞河。这条河流叫浐河，是被唐诗宋词反复吟咏的灞河水的一条重要支流。

从石马窝这个古老的村庄走出来，再沿着荒幽的浐河约莫走上十几里脚程，然后攀上灞堤，如果再有些闲情逸致，不妨直接站在灞桥上，欣赏灞河两岸的万株杨柳，别说是文人墨客，就是目不识丁的平头百姓，也能读出满眼的诗情画意……因而，柳树便成为灞河上最著名的一道风景。譬如“灞河烟柳”“灞柳风雪”“灞陵折柳”等等这些传说，石马窝的乡邻都是从司马逸那里听来的。

司马逸，字欲飞，就住在村中央的一座用青砖砌成的宅子里。他今年二十二岁，在西安府的一家钱庄做行街。九岁便入关中书院读书，至光绪二十九年，清廷颁诏倡建新学堂，关中书院更名为西安师范学堂，他又继续在这所学校读了三年新学，因而肚子里净装些千奇百怪的东西，讲出来总能把人惊得目瞪口呆，于是常引来村里的老私塾先生高秀才的嫉妒与不屑。前几日，



司马欲飞从西安府回来后，给乡邻宣讲南方的天足会，鼓动女人扔掉缠足布，索性豁出去先把双脚解放出来！高秀才当时不顾一切挺身而出，涨红了脸骂司马欲飞“无视祖宗之训，蔑视孔孟至圣，有叛党之嫌”。至目前，高秀才已经变得与司马欲飞势不两立、水火难容！

村东有一个小女孩叫秋儿，因为反抗缠足，司马欲飞便给她改了名字，叫无愁，就是无忧无虑的意思。无愁已经长到十三岁了，她妈硬是没有把她的小脚缠出形状来。听了天足会后，无愁终于有恃无恐地把妈给她备的缠脚布放进火炕里烧成了灰，她妈便狠狠地把她责打了一顿，同时又备了一条崭新的缠足布。

这天午后，极度悲愤的无愁偷偷从村庄里溜出来，第一次沿着浐河走了十几里地，坐在浐河入灞的尽头处，遥望烟柳掩映下的灞河水，顿觉浑身自由自在，惬意极了。对着清澈透亮的浐河水，这位无愁姑娘默默欣赏着水中的倒影，觉得自己很美、很迷人。

对面的灞水奔流不息，她还知道，这条河流仍然需要流淌很久很久，在一个叫高陵的地方，注入渭水，又经过日日夜夜的湍急奔流，渭水又会被黄河裹挟在怀里投向大海的怀抱……

此刻，司马欲飞在哪里呢？是不是又在和村里的高秀才争辩什么？在她的记忆里，司马欲飞就是一个传说。因此，她十分崇拜这个被高秀才视作眼中钉的“欲飞哥哥”。

前些天，在村庄的巷子里，她胆怯地望着司马欲飞，准备沿着墙角溜过去时，被司马欲飞叫住了，他说道：“秋儿。”

她低头“嗯”了一声。

司马欲飞说道：“叫哥哥呀。”

她惊喜地抬起眼帘，轻轻叫了一声“哥哥”，心底蜜似的甜。

这位属于梦中的遥不可及的人物，竟然如此亲切。司马欲飞说道：“听说你不喜欢缠小脚，是吗？”

无愁仍然胆怯地点了点头，说道：“脚疼。疼得我睡不着觉，也走不了路。”

司马欲飞说道：“用不了多久，全中国的女人都要取下缠脚布，男人还要剪掉辫子呢。”司马欲飞还弯下腰，将他头上的一根假辫子取了下来，说道，“你看，我的辫子早已剪掉了。”无愁好奇地望着。司马欲飞继续说道，“西安府很多人都剪掉了辫子。哥哥是回到乡下，怕衙门找麻烦，才又绑上去的。”



她从没看到过剪掉辫子的男人的模样。剪掉辫子的欲飞哥哥，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此刻，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司马欲飞能像神话中的人物一样降临在她眼前！但是，他失望了。欲飞哥哥怎么会到这里呢？她站起身，又沿着河堤折返而归。在村口河湾的一处深水潭边，她寻了一块被岁月磨秃了的石头，坐下来，脱了鞋子，将一双已经严重变形的脚丫子伸进清澈的水里，一边欣赏着，一边不停地用自己若莲藕般的脚丫子撩拨着河水。

此刻，夕阳已经被夜色吞没，吹着凉爽的夜风，她心中有说不出的解脱与快意。陡地，身后传来一群人的脚步声，其中一人说道：“那不是秋儿！”

“秋儿——”她妈焦急地喊道，“你咋一人坐这里？”

她回头望了一眼。是的，没错，司马欲飞也夹杂在人群中，趁他们快步流星地一拥而上时，她心满意足地微微一笑，轻轻叫了一声“欲飞哥”，然后一头扎进水潭里……

“秋儿——”

这一声是司马欲飞喊的。当她被水淹没那一刻，还挣扎着把头向岸边扭了过来，刚叫了一声“欲、欲飞哥”，冰凉的河水便“咕嘟、咕嘟”直灌进嘴里……

无愁妈一急，便踮着三寸金莲直向河里扑去，不料被脚下一块鹅卵石磕绊了一下，摔倒在河床上，还未等她爬起时，司马欲飞早已纵身一跃，一个猛子扎入河里。

他用手一边奋力划着水，一边喊道：“秋儿，听到了吗？秋儿，我来救你。”

无愁已经漂浮到水潭深处，远远地只能看到她漂浮在水面的乌发。司马欲飞把头埋进水里，犹如一尾鱼儿直向水潭深处钻去。

“秋儿。”

司马欲飞把头钻出水面时，已经与无愁近在咫尺了。此刻，只要他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河面漂浮着的发梢。

“啊呜……”

无愁的一只手突然从水中伸了出来，被司马欲飞刚抓住后，她便将身子猛地紧贴过来，张开来的手掌犹如几缕水草。司马欲飞知道，如果自己贸然近前，定会被她柔软得犹如水草一样的手臂死死缠绕起来。

“啊呜……啊呜……”

“秋儿……秋，秋儿，别慌，你能听到吗？”

司马欲飞奋力将脑袋探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气，复又钻进水里，抬头连续



猛蹬几下，然后划着手臂将头探出水面吸几口气，复又钻进水里，再曲腿猛蹬几下……很快，他将脚尖点在河底，脑袋终于可以探出来时，这才敢用手臂托起无愁，终于把她托出水面。

无愁平躺在岸边。司马欲飞蹲下身子在她肚子上用力按了几下，水从嘴里吐出来时，无愁猛地半坐起身，哭喊着说道：“我不回去。”说着便“呜呜呜”地哭起来。

无愁妈踮着金莲脚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说道：“今晚不缠脚了。秋儿，妈求你了。”

“秋儿，你要听妈的话。哪个女人不缠脚啊！”

“不缠足，长大了，你嫁谁？”

“秋儿爸，你个死鬼若在天有灵，便托个梦告诉我，秋儿不缠脚，这可咋办？”无愁妈双手不停地拍打着河岸，哭得颇为无奈。

“妈，我不嫁人了，好吗？”可怜兮兮的秋儿又“呜呜”哭起来了。

“你都十三岁了，还没缠出来。秋儿，再不缠，可真成‘西番莲’了。”无愁妈眼泪汪汪地望着无愁伸在河岸的光脚丫子，伤心地哭着。

无愁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我不缠，妈，我死都不缠……”

一群人有的叹息，有的摇头，还有的拿眼睛瞥着秋儿，颇是不理解。这时，一个嘶哑的声音突然传了出来：“不缠脚，难道你家孩子也要参加天足会吗？”

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头望过去，看到高秀才道貌岸然地站在一旁，神情甚是冷漠。这时，司马欲飞应声站出来，冲着人群说道：“缠足乃封建陋习，早应弃之。据我所知，南方的天足会，从者甚众，其间多为进步女性……”

高秀才盘着八字步走上前来，指着司马欲飞骂道：“满嘴胡言，当可诛之。”

司马欲飞当即予以反驳：“早在光绪年间，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清廷新政倡导兴新学、废科举、禁缠足、废酷刑，允许满汉通婚，移风易俗。作为教书育人的先生，本应传播文化，而你高先生则一味守旧，满口祖训圣言，愚弄百姓，这样的先生，何以服人！”

被司马欲飞一番羞辱，高秀才十分愤怒，他颤抖着手指乱点着大骂不止，其状甚是可怜。很长时间以来，在村民眼里，司马欲飞就像一个新鲜的怪物，他传播的那些东西，有道理，太玄乎，听了让人半信半疑。不像高秀才讲的道理，虽不能诠释困扰在乡邻心中几个世纪的谜团，可老祖宗竟能固执地遵循了千百年，亦没有改变。再者高秀才已近花甲之年，而司马欲飞才二十出头，加



之刚才一番言语，多有不敬，于是很多乡邻觉得，凡事多听高秀才的心里才踏实。此时，在高秀才的指责下，也有乡邻七嘴八舌地嗔怪起司马欲飞来。

“女人不缠脚，这像话吗？”

“人家康有为变法，都还没变这一条。”

“历朝历代换的皇帝加起来上百个，还没听说谁不让女人缠脚。”

“大家也别责怪了。欲飞还是个后生嘛！”

看到有人随着高秀才起哄，无愁愈加惊恐不安。司马欲飞抽身上前一步，正要进一步宣讲自己的观点时，无愁突然站起身紧紧拉住司马欲飞的手，生怕他离去。这时，无愁妈又掉头跪在司马欲飞面前，一边磕头，一边哀求：“你救了秋儿，我来世甘愿做牛做马报答你。今儿求你了，别再哄小孩子了。”

又有一个乡邻趁机起哄说：“欲飞啊，你将来愿意娶个西番莲脚的女人过日子吗？”

顿时，一群人哄堂大笑起来。此刻，看着无愁可怜兮兮的样子，司马欲飞赌着气说道：“如果秋儿愿意，将来我就娶她！”

乡邻的眼睛都聚集到司马欲飞的身上，个个目瞪口呆，众皆愕然。无愁与她妈的哭声戛然而止，在俩人惊恐的眼眸中，有斥责之情，但更多的是惊喜！

无愁妈半信半疑地问道：“司马先生，这等玩笑可不能随便乱开。秋儿今后还咋嫁人？”

高秀才气咻咻地指着司马欲飞骂道：“你是欺她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吗？这成何体统！”

乡邻们先是一惊，继而窃窃私语起来。司马欲飞要娶秋儿当媳妇，怎么可能呢？司马欲飞家是石马窝村唯一用青砖砌成的宅子，高门大户，家底殷实，无愁出身贫贱，她爸又早死，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还常以野菜充饥，先不说门户不当，就秋儿那双半大不小的脚丫子，欲飞他妈就不会同意。在高秀才的指责下，众人面面相觑，此间又有人予以摇头否定。

此时，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这个进过新学堂如今又在西安府某大钱庄做事的司马欲飞却执拗地说道：“只要秋儿不再缠小脚，我就非她不娶！我司马欲飞今生绝不会娶一个小脚女人当老婆。”

高秀才说道：“何以为据？”

“明日我就下聘礼。”司马欲飞坚定地说道，“从西安归来已数十日。倡天足，反缠脚，我是始作俑者，秋儿则是积极之响应者，这是妇女之大幸，亦



为民族之希望。秋儿，我给你改个名吧，就叫无愁。无愁者，无忧无虑也。”

司马欲飞竟然当了真。乡邻们望着无愁母女二人，有的忌羨，有的仍然半信半疑地摇着头。高秀才被气得捶胸顿足，亦奈何不得。次日，司马欲飞按民俗礼节，央来媒人，下了聘礼，承诺三年后，待无愁十五岁时，再行娶亲礼。此间，若无愁敢缠了小脚，则视为毁约。

懵懂之中，对于男女之事，无愁亦有了羞涩之情。此后，她一字一句牢牢记着司马欲飞叮嘱过的每一句话。直至临别前，司马欲飞还专门找无愁谈过一次话。他说：“无愁，记住了，以后别人再唤你秋儿时，别搭理他。”

她颇显懂事地认真点了点头。司马欲飞又说：“不缠足，就是与腐朽的封建礼教做斗争。你一定要勇敢地把自己的小脚解放出来，给大家做个表率。”

她眨着黑亮的眼睛，怯怯地望司马欲飞，说道：“欲飞哥哥，那，那我以后就叫无愁？”

司马欲飞“嗯”了一声，还在她手里塞了一块银圆，说道：“去给自己扯一块洋花布，做件漂亮衣服。喜欢哪块花布，你就扯哪块，记住了，这钱是哥哥给你的。”

说完后，司马欲飞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正在帮人染布的秋儿妈从门内走出来，轻轻叫了一声：“秋儿，司马先生走了吗？”

无愁扭头说道：“妈，我叫无愁。”

看着秋儿甩头赌气的样子，她妈连连点着头说道：“哦。对，对对，司马先生已经给你改名了。”

无愁拿出手中的银圆，说道：“欲飞哥哥让我做新衣服呢。”

无愁妈瞪着无愁手中的银圆，异常亢奋地连连点头说道：“妈陪你上集市扯花布去。”

无愁又噘起嘴巴说道：“我自己去。欲飞哥哥说，我喜欢哪块，就扯哪块。”

无愁去集市扯花布的前一天，司马欲飞离开石马窝，又去了西安府。



第一章

数日后的一个黄昏，在盐店街一家茶社，坐着两个与司马欲飞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一个便是遐迹闻名的井勿幕，另一个年龄稍长几岁，井勿幕称其为钱掌柜。司马欲飞走进茶社，在二人对面坐下来，说道：“井先生，你请讲吧。”

这个被称为井先生的人，自然就是井勿幕了。他受孙中山之命，从广州回到陕西，宣传同盟会纲领，已创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与司马欲飞晤面前，刚刚组织陕西同盟会三十余名会员，秘密召开了著名的大雁塔会议。他说道：“清廷施行新政，却不限制皇权，始终重皇权，轻民权，且丝毫不肯退让半步，甚而连司法权、行政权都无法独立。大清皇帝，尤以西太后为最，口是心非，使新政有名无实，朝野不满，下层依然故我，鱼肉百姓，民不聊生，积怨已久，必将爆发……最近，孙先生并广州同盟会已经秘密决定，加紧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已经做好起义准备！”

司马欲飞点了点头，说道：“天恒瑞钱庄的王掌柜办事缜密，开明进步，应不难说服。有他相助，或可筹措部分资金。”

井勿幕说道：“清朝王室，腐朽透顶，外丧国权，内欺百姓，如晚照残阳，行将就木。国内时局，如黑云蔽空，遍地枯柴，只待星火，一旦点燃，必成冲天之大火！”

司马欲飞说道：“先生不惜性命，为革命奔走，筹措钱两一事，尽管放心。”

井勿幕说道：“你刚才提及的王掌柜，可靠吗？”

司马欲飞说道：“王掌柜很得大财东信任。钱庄大小事，全由他决断，几位财东多不会干涉过问……”

在盐店街与梁家牌楼一带，大大小小集结了数十家钱庄、银号与当铺。隐



没于其中的“天恒瑞”不算是最大，却也是一家富于传奇色彩的不容小觑的庄号。据说天恒瑞始建于同治八年，那位被钱庄上下尊称为沈老爷的创始人曾官至道伊，后因官场不得志而请辞回乡，便以多年积蓄创办了这家钱庄。当时，王掌柜刚入钱庄，先由站柜、行街做起，后由于勤奋好学，又被调入账房先后做过出纳、会计与钱庄襄理，再后来，沈老爷年事渐高、精力不济，索性聘他做了钱庄的大掌柜，总揽一切事务。因此，便有街巷谣传说，王掌柜原系沈老爷与案板街某戏子的女儿所生，由于碍及面子，始终未敢公开相认，甚至沈老爷当年刚逾花甲之年，便请辞回乡，也是为了牵念这位异常精明又没有名分的儿子。至于自己的独子沈辅庭，打小便娇生惯养，游手好闲，显然难以担当大任，继承祖业。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要刻意栽培王掌柜，还给他名下赐予两成股份，直至撒手人寰时，也不忘留下遗言：钱庄一切事务全权由王掌柜总揽，任何人不得干涉，包括自己的独子沈辅庭！

不管这个传闻是否属实，若从钱庄的长远大计考虑，当年沈老爷的这个决策，无疑是一个聪明之举。后来，钱庄经营数次出现危机，都是王掌柜力挽狂澜，或进或退，才把天恒瑞做到了一家颇具实力的庄号。此间，为了扩大经营规模，王掌柜还大胆吸纳一些小财东入股经营，眼下钱庄入股财东共计五位，除沈辅庭以超过五成股份稳居大财东之位外，王掌柜本人的股份也占到近两成，其他三位财东合计占到三成稍多。日常经营中，作为大财东的沈辅庭对于大小事情全然不予过问，均交由王掌柜做主，其他三位财东自然对王掌柜十分敬重，这样便形成了王掌柜在钱庄的绝对的核心地位，只要是他决断的事情，几乎都不会反对。

这时，与司马欲飞常有交往的钱记药铺的钱掌柜也一同前来，他与井勿幕并排坐在一起，认真地听着他们谈话。又聊了一会儿，井勿幕指了指坐在身边的钱掌柜，说道：“不久，我便要去日本，与孙先生等革命志士相商组建陕西同盟会的相关事宜。筹钱一事，你就与钱掌柜联系吧。”

钱掌柜冲司马欲飞点了点头，说道：“山雨欲来风满楼，你能感觉到吗？是啊，井先生太忙了。”

司马欲飞说道：“多亏有钱掌柜引见，我才有机会与井先生相见啊！”

钱掌柜笑了笑，说道：“井先生虽小了我一轮还多，但是，我们已经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司马欲飞忽然问道：“敢问钱掌柜何时与井先生结识的呀？”



钱掌柜与井先生都仰头笑了。片刻，井勿幕才说道：“我赴日留学时的旅途费用，全系钱掌柜资助。哈哈，你说我俩何时认识的呀。”

这时，钱掌柜又说道：“我也是在还勿幕兄弟的一个人情。早年时，家父携我落难蒲城井家源，正是勿幕兄弟的父亲慷慨解囊，予以资助，我父子才得以保全性命，全身回到西安。后来，家父才在五味什字开了钱记药铺，家道方渐渐转好……”

司马欲飞望着井勿幕说道：“令尊大人竟然如此乐善好施，令人敬佩。”

至此，司马欲飞才知道，早年间，井勿幕先祖父辈曾是蒲城县内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后遇灾荒之年，井父曾设粥棚数处，放赈三年，救活无数饥民。此后，家道开始日渐衰落，四岁时，父亲又患病去世，他便与大哥相依为命，生活颇为艰难。后来，钱掌柜再去蒲城寻拜井父时，方获知此事，便数次解囊相资，助其赴日留学。听罢，司马欲飞感慨万千，他说道：“想不到井、钱两家的渊源，竟有如此之深。放心吧，我一定说服王掌柜，为咱们陕西同盟会尽心尽力，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钱掌柜说道：“有啥事情，可直接来钱记药铺找我……”

接下来，司马欲飞与钱掌柜约定联系方式后，便起身告辞。晚间，他回到钱庄，将井勿幕求其筹钱举义之事和盘托出。王掌柜也是识大局、知进退的聪明人，在他眼里，司马欲飞这样的年轻后生，有朝一日或有惊人之举，这也难料。自古英雄出少年嘛！乱世之中，尤为如此。他问司马欲飞：“你加入同盟会了？”

司马欲飞摇头说道：“尚未加入。但是，我认同他们的革命理念。”

王掌柜说道：“听说孙先生给陕西派来一个小后生，可是这位井勿幕先生？”

司马欲飞说道：“有志不在年高。井先生有瑜亮之才，且胆识过人，我甘愿为其效犬马之劳。”

“甲午”一役，朝野震动，举国思变。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国内建立了多个秘密组织，以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为宗旨，密谋反清，王掌柜对这些早有耳闻，亦感到暗潮涌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似乎就在眼前。作为一个执掌钱庄业务的领东，他绝不会去得罪井勿幕这些革命党人，更对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深恶痛绝。稍做思虑，他说道：“我答应你。”

司马欲飞显得十分激动，说道：“王掌柜，你答应得真爽快。”

王掌柜风趣地笑道：“知道为啥会这么爽快就答应你吗？呵呵，我也反对



女人缠足……”

司马欲飞更是激动不已地说道：“真，真的吗？”

王掌柜说道：“我很佩服你啊！年轻那会儿，有一位旗人女子长得很漂亮，就因为她的脚缠得像一根刀条子一样，甭说我妈了，就连老财东沈老爷都不同意那门婚事。唉，最后只能作罢。”

司马欲飞说道：“看到我执意要娶同村的大脚姑娘时，我妈只是抹了几把眼泪，还有我爸，也只是叹息了几声，最后都没怎么拦。嘿嘿，我比王掌柜幸运多了。”

王掌柜说道：“这些年，到处都在闹腾不让女人缠足，是你赶上了好年头。好了，咱谈筹钱的事吧。”

司马欲飞试探着说道：“那，那还需要请示东家吗？”

王掌柜反问道：“东家会答应吗？”

司马欲飞摇了摇头，说道：“东家不答应，那又该咋办呢？”

王掌柜说道：“从钱庄直接支钱给革命党，甭说东家，我这里都不答应。”

刚刚还兴奋不已的司马欲飞顿时又沮丧起来。他问道：“那，那怎么筹钱呢？王掌柜你刚刚不是都答应了吗？”

王掌柜笑了，说道：“我说不答应啊。你想过吗，如果举义失败，钱庄咋办呢？”

看着王掌柜颇有城府的样子，司马欲飞说道：“难道……”

王掌柜冲司马欲飞重重地点了几下头，说道：“我支一笔银两，供你支配使用，还我的时候，可是本息一文都不能少哇！”

顿时，司马欲飞明白过来了，他高兴地谢过王掌柜，说道：“秦岭的药材，利润颇丰。”

王掌柜也绽开笑容指着司马欲飞说道：“在天恒瑞的伙计里面，你是最聪明的一个了。”

司马欲飞说道：“只要能把秦岭的药材贩运到西安府的五味什字、东关南街那里，然后就等着数银圆喽。”

王掌柜笑着说道：“东关的药铺子、货栈、商号加起来有上百家，属西北药材集散地，南来北往药商云集，有些药材经旱路运至丹凤龙驹寨，再经丹江运至汉口，并转销香港，行销南洋。如果你再跨过秦岭，把四川的丝绸、生漆运进西安府，还愁为井先生筹不到钱吗？”



司马欲飞从王掌柜的坐房出来，兴奋得一夜未眠。次日，他就在柜面上支了银两，只身潜入秦岭，做起了药材生意。后又辗转川、陕、鄂、豫间，兼做生漆、桐油、丝绸以及名贵药材，为刚成立不久的陕西同盟会筹集了大笔银两……

眨眼间，两年已过。这天，已经临近年关，在沉沉的夜幕下，顶着空中的霰雪，在西安南院门的一家泡馍馆，司马欲飞秘密与钱掌柜晤面，俩人窃窃私语地说了一会儿话，钱掌柜接过司马欲飞递上来的一张300块大洋的庄票，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问道：“你好像与乡下那个无愁姑娘约好了今冬完婚，可有此事？”

司马欲飞说道：“早有约定。”

钱掌柜说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择个好日子，一定要把这桩婚事办了。”

司马欲飞说道：“无愁心地善良，性格直爽，敢于追求自由平等，我喜欢她这股子犟劲。”

钱掌柜说道：“在我们所倡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无愁可树为反封建、反帝制之楷模。”司马欲飞微微点头，认真地听着。钱掌柜继续说道：“娶一个大脚姑娘，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传播孙先生的革命理念很有积极意义。司马先生，你也是一位勇敢的革命者！”

钱掌柜寥寥数言，说得司马欲飞热血沸腾。数日后，他将钱庄的几件琐事处理完毕，便回到石马窝，开始张罗自己的婚事。此间，无愁已经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姑娘，平时与人纺染浆洗，下田干活，手脚麻利，一点不输同龄男丁，惹得村庄大小人等颇为艳羡。一些同龄女孩的脚步缠得已经极其标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每看到无愁成天迈着轻盈的步伐，倘或嘴里还哼一些小曲，这些女孩背地里常偷偷抹眼泪……

最初，司马欲飞执意要娶无愁时，他的家人并不赞同。但是，司马老爷子年轻时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加之儿子进过新学堂，又在西安府的大钱庄做事，老爷子便觉得欲飞有大志，并未多加阻拦。犹如钱掌柜所言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司马老爷子这个石马窝村里唯一的财主，也已经隐隐感到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正在悄然逼近。

但是，无愁妈并不这么想。如果司马家要毁约，无愁怎么办？这是她唯一最担心的事情。这两年来，无愁妈有事没事常跑来跑去地打探司马欲飞的消息。



就在司马欲飞回来准备置办婚事前几天，无愁妈还拧着小脚，又来试探欲飞妈。

她小心翼翼地掀开门帘，扶着门框走了进来。这是一间厅屋，一明两暗，欲飞妈住东屋，司马欲飞常住的房间在西屋。厅屋中间放一张大方桌，两把太师椅，背后是一张供桌，一只明代青花插瓶，放着几轴字画。这些飘溢着书卷香馨的厅堂，常常令无愁妈沉醉其中，难以自禁。

俩人分宾主坐定，先是无愁妈找着话题寒暄。片刻，欲飞妈便直接切入主题，问道：“又是为无愁的事情吧？”

无愁妈颇显难为情地点了点头，嗫嚅着说道：“无愁已长大成人了。这眨眼间就快过年了，无愁又长了一岁。”

欲飞妈说道：“我与他爸也常叨扰这事呢。村里这么大的姑娘都出嫁了。欲飞这孩子长年在外面奔忙，等回来过年时，一定要他有个交代。”

无愁妈说道：“无愁现在还是一双大脚丫子，就怕嫂子嫌弃。”

欲飞妈在对待缠小脚这个问题上，并不像村庄其他人那样顽固守旧。她不停用手抚摸着自已缠得极其标准的金莲小脚，说道：“让咱们女人缠小脚，这究竟啥人定的规矩？”

无愁妈神秘秘地弯下身子，小声说道：“村里有几个女孩，也效仿无愁偷偷取下了缠脚布，他们的家人睁一眼闭一眼，也都不强逼女儿那样要命地缠了。”

欲飞妈说道：“谁不疼自家女儿呢。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生了女儿身，就得认这个命！”

无愁妈说道：“听说南方的女人都争着要加入天足会，咱女人这块缠脚布真要取下吗？”

欲飞妈说道：“乡邻间也有人向我打探呢。他们知道欲飞常在外面跑，见多识广。唉，这天足会，啥时能开到咱这石马窝呢？”

俩人一阵慨叹，临走时，欲飞妈又郑重其事地寻出一只玉手镯塞给无愁妈，说道：“你甭担心，无愁那双大脚，我不嫌弃。”说得无愁妈直抹眼泪。

就在这天黄昏，司马欲飞从西安回来，刚进家门，连口气都没喘过来，他妈就直截了当地问道：“这次回来，准备置办你和无愁的大事吗？”

司马欲飞说道：“妈，你放心。这次回来，就是专程办这事呢。”

欲飞妈说道：“她妈今天还来催问这事呢。”

司马欲飞将背上的行囊放在炕头，从里面取出一块花布，一支金灿灿的发